

杜宏剛

劉 羚

邱瑞中

鄭福田

韓登庸

曹惠民

主編

韓國文集中的清代史料(二)

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

杜宏剛

劉 羚

邱瑞中

鄭福田

韓登庸

曹惠民

主編

韓國文集中的清代史料(二二)

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目錄

研經齋全集

成海應著 〇〇一

韋 國 乙 集 中 勻 青 尺 史 斗

成海應 著

研經齋全集

成海應，字龍汝，號研經（一七六〇—一八三九），朝鮮英祖三十六年，清乾隆二十五年生，朝鮮憲宗五年，清道光十五年卒。

海應天資聰穎，自幼博覽群書，在年少之時便頗有聲譽。

正祖七年，海應年二十三，舉進士。正祖十二年，爲奎章閣檢書官。自正祖十四年始至純祖十五年解職歸鄉，海應曾三人內閣。其間，正祖二十年，海應奉命輔助其父成大中、李義駿、李書九諸人，博採尊周文字，發凡起例，編纂圖書。純祖三年，其父去世，二十五年李書九病，與當時已解職歸鄉的海應接手，並全權負責該項工作。成書之後，海應定名爲《尊周彙編》，凡十四卷。

海應一生研經至精，兼善詩文。於經，頗多建樹，深於考異、經解、名揚訓詁；於史，由於海應宣導尊周思明，極力強調明朝的正統地位，故記載明末史料頗豐，於今之史學研究很有價值；於詩，風格冲淡，有王維、韋應物之韻味；於文，典雅宏廓，有曾鞏、歐陽修之遺風。

《研經齋全集》由海應自行編次，內容涵蓋詩文、經學、名揚訓詁及史料諸類，非常豐富，對經學、史學之研究有很高的參考價值。《研經齋全集》分原集六十一卷，外集七十卷，續集十七冊，共六千九百八十七板，半頁十行二十字。

底本藏於高麗大學中央圖書館。

季文蘭詞

肅宗癸丑。吳三桂反。江石乙卯。僭稱周。丁巳病死。其孫世璠立。戊午。清人擊誅之。江石女子季文蘭。為胡人所掠。賣往瀋陽。到榛子店。題詩壁上曰。推髻空憐昔日粧。征裾換盡越羅裳。爺孃生死知何處。痛哭春風上瀋陽。下題奴江右虞尚卿秀才妻也。夫被戮。今為王章京所買。將往瀋陽。戊午正月廿一日。灑淚拂壁書此。惟望天下有心人。見此憐而見極。奴年今二十有一。後六年。清城府院君金公錫胄奉使過此店。錄而歸。後三十餘年。老稼齋金公昌業又過此店。則壁間題墨猶在。今則已泯滅云。余用顏光祿秋胡詩而為八解。

奴家名文蘭。生在江石村。父母顧養我。驕癡難具論。插花窺寶鏡。鬪草向芳園。年長將及笄。容貌頗娉婷。芳歲易曉晚。擇對結婚姻。一解嫁我向何處。同省虐夫才。丰茸好客儀。人道夫婿佳。宛轉同枕席。本苗百年偕。燕婉情不釋。迨勉才所該。何意吳家亂。北風揚塵埃。二解吳家案叛逆。錯道扶義起。長驅入荊州。兵革闌未已。北人事殺掠。兵發蕩閭里。一家共提挈。竄伏荒谷裏。縲命豈望全。誓同卽生死。三解兵戈果難保。相與被係虜。阿郎復被戮。痛恨徹厚土。白骨不得收。終竟

委草莽。自顧志節弱。未能同磔斧。漂泊更何之。默默徒愁苦。四解頑胡不離側。悅我美容色。安得似嫫母。免為人所樂。刀劍復恐人。薄軀寧自惜。不慣與虜宿。日夕空愁毒。悠復行役。修己背鄉國。離瀋陽。王章京道是何物。胡懷中餒白金。賣我相與俱。時來縱詭浪。自為易羅襦。荏弱誠自愧。褰裳又殊塗。征馬日從駕。山川竟何徂。五解過榛子店。香天一涯。遼山望漸迫。楚水今已逝。女子一失所。流落竟誰家。父母隔生死。眼淚空復斜。安得化鴻鵠。高飛雲路賒。六解奴年二十一。切望有心濟。店壁字不滅。美人眼不昧。千金倘一擲。此身得昭洗。題詩訴既遍。論心筆又泚。不知蔡文姬。終得故鄉抵。八解

楊柳枝詞

汪堯峯集曰。郭茂倩樂府。有折楊柳詞。凡四調。其二為橫吹曲。則梁元帝有詩。及古詞。上馬不捉鞭。五曲是也。其一為相和曲。則點。施行違一篇是也。其一為清商曲。歌則月節。折楊柳詞是也。又有楊柳枝詞。白樂天為小蠻善舞而作者也。余嘗閱國風之詩。始起於男女之際。雖其褻瀆。而聖人不盡刪除者。蓋以為慎乎禮。而存天理。則二南之所以盛也。放乎情。而徇人慾。則鄭衛之所以亂也。苟以為褻瀆而遺之。

則淫者不知招禍之端而無所懲矣。昔呂伯恭論詩皆賢者所作。朱子云伯恭賢者。可作淫詩否。蓋脩陳讀亂。宣揚醜穢。固非賢者事。然至若宣姜之醜。陳靈之荒。苟非有疾惡懷刺者。必不發露如此。然則為詩而警惕。固亦如呂氏說。而可指為賢者作耶。至若後之子夜讀曲。則專於褻笑。余作橫吹曲及相和曲二詩。而他則未暇。然第歎聲調不能合古。良以東方之音多所錯繆。且余未嘗習詠體。然竊附於德惡之義。不無支蔓。而亦恐有曲成萎雅之貳云。

上馬不捉鞭。去折楊柳枝。楊柳枝正長。不愁馬行遲。情知阿婆痴。女兒方狡麗。只教織紉素。不教招夫婿。鴛鴦儘可愛。注目臨芳渚。雌雄方交翼。不要驚飛去。嫁女要及時。桃李華正濃。求家治遊子。三載偏懊惱。門前勞二渚。蓮花心婀娜。僂底愛此花。守紅心似我。然。施行遠。禍殃旋復來。爾莫歌白紵。云施傾吳國。爾莫作禍水。飛燕皇孫咏。爾莫舞霓裳。楊妃經冤孽。爾莫作蓮步。潘妃覆南齊。爾莫唱後庭。麗華死青溪。豈肌滑且柔。性靈在媚惑。縱有英雄人。到此事沈溺。沉溺即喪軀。汝亦復焉歟。

續李玄蘭行

胡虜耽殺戮。生民視魚肉。芟夷既厭足。乃復分鹵獲。男子揀壯佼。奔走任丁役。女子選婢媼。調笑事僮僕。念彼在閨中。動靜維法則。端嚴施粉澤。委蛇事刀尺。出門怕人窺。必用幘巾飾。今乃與虜手。繫就束縛。髻鬟任倅曳。襦袴被鮮剝。露面軍伍側。難處因殺宿。羣胡列似鬼。注。事逼迫。筆杖威或烈。腥膻氣甚逆。纏繞動非理。愁毒徒默。祇緣惜腰領。不免受污辱。縱有義人贖。玷缺寧復滌。諒爾才思妙。佳句徒感歎。憶昔流寇亂。稼穡為最酷。婦女紛樹節。舉其尤凜烈。不知誰家婦。獨值羣賊卒。遂自據地坐。衆手驅不得。賊言汝不從。寧可全爾節。毀賊壓娘手。毀賊據娘胸。娘身既到此。孰能葆貞白。愈益罵死賊。奮舌聲不息。舉頭賊賊鼻。裂血注射。賊怒縛高樹。二卒從葉索。反覆鋸下體。要娘飲痛毒。血由錐痕籍。奮罵猶從。旁賊忽撻刀。脰脰已落。孰謂纖弱質。終能志節暴。始知曩倫性。不待名教篤。村女有何識。樹立超末俗。諒彼失身人。輒云力不敵。苟非處至難。何以著赫。娘心欲速死。所以挑毒螫。得免賊怨辱。英聲越古昔。視彼錢玉華。才名早卓犖。讀書窮曲境。節義輒揚擢。

終竟果何許。後人亦慚世。

讀明史

強胡入華失頑愚。健子都熊豈善圖。由來汶絡兼淮橘。南北無如地氣殊。

先王深慮判蠻夷。虞舜初年命士師。六月姬家歌蕩伐。至今人誦采薇詩。

三月煤山日十九。遺民處哭崇禎。名臣宿將多誅殺。綿繇那能過漢唐。

東征七載關龍蛇。榆塞歸來早建牙。雕弓白羽還奴賊。南北雄豪說老麻。

同朝殺伐苦難和。人自違天可奈何。每惜當時孫閣部。僅能恢復大凌河。

勇略知名虛按撫。齊環七尺決遼雲。威靈三更聲四起。萬橋殘甲哭將軍。

東林殺戮少休時。虜騎再來不自知。徒然歸罪熊經畧。邊事如今詎可為。

南京守禦詐全疎。一任忠臣魚肉之。楊子江頭凌給事。楊州城下史尚書。

弘光末葉屬艱屯。南渡君臣寢火薪。愧殺當時絳雲老。六宮花月選才人。

黃蘗禪師歸日東。將身羞立犬羊叢。王孫芳草春來

潔。見愧千年松雪翁。

青冊飄泊越閩閩。糾合殘兵討亦艱。誰識遺宗朱術桂。一家忠義死臺灣。

朴在先詩集序

貞樸朴在先詩集幾卷。在先為文章。既自知其超諸常愛惜之。雖片文隻字。未嘗漫棄。間嘗經事變。亦無所亡失。哀然如此。東人之詩。局於地。雖以大家自命者。亦往往有惡詩。多為中州人所笑。錢牧齋集中云。勿與高麗人相酬酢者是已。在先獨能追古學。其格律聲調。皆足師法。一洗東人之陋。要當見知於後世乎。在先既負高才。不肯隨人俯仰。任真自得。發言風生。鋒鏑殆不可犯。人有難者。必務挫折。是故積謗喧轟。然其名不可得而掩也。正廟惜其材。常優容而榮耀。迫出常格。由是忌者益衆。上昇避在先無以自存於世。卒為罪人。歟所告。幾斃於楊。遂自傷而沒在先。雖為詩。不過自娛於寂寞之濱。而直以峭性陷機穽。為材者不亦戒乎。在先好遊燕中。與紀曉嵐潘秋厓之徒。相為跌宕。彼大邦人也。不設畦畛。以文章相推許。曉嵐以內閣學士。自訪在先于邸。蒙古諸王安南使臣。亦為在先傾倒。而熱河山川之雄奇。西山宮室之壯麗。足迹幾遍。蓋在先得意處也。不能得之

於同國者。乃反得之於異域殊俗。亦可異也。在先既得罪竄鍾城。為人罵屏。清差適見之。驚曰。此貞毅先生筆也。何為於此。吾以曉嵐家僮見先生至曉嵐室。談笑揮毫。颯颯望之。若天上人。何為於此。為之歎咤。在先之名。噪於中國如此。且西南極邊之夷。亦能知在先名。必有想見而不可得者。在先可無恨哉。彼仇家讐人。雖以氣力加人。即已湮滅。無復知者。比之在先。果何如也。

文說行狀墓誌銘

楓嶽說送金公楓嶽

楓嶽在東海上。山多楓故名。每秋深石色呈露。故一號皆骨。而其補金剛者。禪家之說也。漢書郊祀志。蓬萊在渤海中。去人不遠。諸仙及不死之藥。皆在黃金白銀為宮闕。中國人或信或不信。東國乃以楓嶽當之。理茲然也。渤海者。海之別支。今旅順海。折而南而北。至瑟海者是也。不死藥者。疑人形參也。野史稱楓嶽皆金銀。惟無慾者見之。其雕鏤壁削。往往若宮闕之形。漢書所載。雖涉不經。不可謂無是也。談海者自齊鄒行始。若安期生。盧敖之徒。亦皆燕齊之士。燕齊與我境接。得其說。故益神之。以為蓬萊在是。秦漢之主從海上望之。甚苦。然漢之時。嘗閑藏路置滄海郡。

在今閩東境。願蓬萊在迤而不能見也。東國多名山。北之白頭。西之妙香。南之智異。東之太白。特具大者。皆靈邃磅礴。能以利澤及於人。獨楓嶽以奇名。此蓬萊之所以名也。楓嶽翁最好之。自少至老。入山者十而不厭。嘗挈家室居斷髮巖下數年而返。今又聞山中有別境新闢。翩然而往。公家在西海上。距楓嶽八百餘里。公年今七十有四。能徒步自力登衆香之頂。顏髮郁然。見者殆以為羽化不死者也。京山李公嘗過楓嶽。當月明登歇惺樓。吹簫鼓弄。山僧疑仙人降于樓上。公試登樓而訪其跡也。夫遠而視之則皆仙也。尚平梅福所稱為仙。不過類是也。

翠虛公墓誌

公諱琬字伯圭。自號翠虛。昌寧人。鼻祖諱松國。高麗侍中。十世祖諱石因事。本朝官禮曹判書謚靖平公。曾祖諱以文弘文館副提學。祖諱俊者光海時抗疏論賊臣李甫瞻竄西邊十四年而還。當丁卯之亂。著績西土。管餉糧島天兵。遂觀察海西。嘗曰。吾活人甚多。必有後乎。考諱後龍南部參奉。妣安東金氏。文忠公諱尚容女也。公以宗禎己卯三月二十八日生。生四歲而丁母憂。鞠於外氏。參奉公憐其弱而零丁也。不勤教誨。年幾十三四。見隣里兒挾冊而過者。慨

然慕之。即從南公老星學。初授史畧。能是。思日長。凡遇艱棘。警牙人所難解者。即豁然迎刃而解。南公輒屈不能復授。又從東濱鄭公斗卿受史記。莊子諸書。公益自刻苦。務為深博。上三角山之文殊重興寺。讀書必過千遍。不下山者四五年。遂汎濫淳蓄。不可涯溪。雖東溟亦服其奇。壯遊庠序間。復為湖州蔡公所賞。名振一世。老峯閣公鼎重文谷金公壽恒靜觀李公端相。臺谷南公龍翼皆重之。丙午與李氏獨青公中司馬當放榜也。仁宣王后宣醢于內庭。仁宣王后文忠公外孫也。辛亥參奉公下世。公携家挈西下于康翎縣勃浦。服闋仍居之。康翎在西海之曲。與登萊相近。時皇朝淪亡。永曆皇帝入緬甸。為吳三桂所戮者已十年矣。東國人士未之詳也。輒悲吃慷慨。歎潔身自靖。往往深藏草澤間。公嘗遊於縣之水仙臺鷄冠峯。輒瞻望中原。瞻顧不自勝。時從鄉人吟哦。以發風泉之思。若將終老焉。肅宗壬戌。倭人要信使。清城金公錫胄為文衡。欲峻選文學士而送之。顧難其人。聞公名。懇懇欲致之。公以為王事也。遂至。既入都。名公鉅匠以文章稱者咸會于文谷別墅清暉之閣。以俟之。公以布衣攝其座。發言成章。敏速汪洋。殆不可窮。見者無不驚以為神。金公即

白于上。以白衣著述官充其行。是時尹公趾完為上使。李公彥綱為副使。朴公慶後為從事。公又與之俱。自信使之往來。文章之盛。鮮有及是行者。每為倭人作詩。倭人亦驚其速。輒又手拜曰。昔曹子建有七步詩。公乃三四步而就之耶。公筆又道健。倭以銀貨求之。公輒却之。及還。朝廷惜其材。付承文院製述官。公雅不欲起。會已巳。仁顯王后出宮。文谷受後命於珍島。老峯竄西邊。公即棄去。杜門白岳山下。後十五年。忠文李公順命舉公為北部參奉。公時年六十五矣。李公強起之。丙戌移軍資監奉事。丁亥拜漢城府參軍。尋移尚衣院直長。己丑除軍資監主簿。庚寅十月二十二日。卒于居平洞之賃舍。公姿性疎朗。不以家事為憂。賦獲皆推之與羣弟。家雖貧。處之晏如也。於書務記覽。自經傳子史以至內典道流。無不貫通。顧無所試於世。故其時長於礪磊淹博。三淵金先生瞿倭行詩曰。大兒車天輅。小兒李奎報。又嘗以為青蓮不足兩。其厭伏如此。涼璵而森東。倭之所稱秀傑才士也。歎慕公彌深。嘗從信使問公在否。座中人曰。今歲已千古矣。璵曰。僕得海外之交。吊墓中之人。可慟也已。有子乎。曰。有二子。璵曰。公歸國之日。以僕一慟達其子。而森東尤重公。編東槎酬唱錄多。

戴公詩。滄海許公格。自遭丙丁之恥。不仕于王朝。以文章自娛。公最與之契。滄海臨沒。謂其門人曰。大觀子在。文章當屬此子矣。大觀子即公一孫也。公有集二卷。行于世。墓在廣州水月里水鉄洞已坐之原。配安東權氏。郡守震翼之孫。士人澤之女。祔于左。世稱公過詩仙孟道人。事甚荒怪。殆傳者過耳。士要當以志節為重。公當皇朝陸沈之餘。既悲憤痛念。而孝廟不早賓天。當時諸公奮大義出師。得以馳騁於遼瀋之間。則公當奮筆而從。勒燕然銘瀚海。以之張士氣而著茂績。是公志耳。今乃用之於鑾輿。馭舌之邦者。不亦用違其材。而公之志節。亦何所著見哉。鮮曰。吁。嗟先生。志維昌。氣維剛。執不隨。貞不倚。發而為詩。惜乎施非其宜。

方判官遺事

公諱滄。字悅卿。溫陽人。方氏本中國河南人。遠祖智唐。搃章已。始至東國。以講禮名。屢傳而至玄。事高麗中明經科。為諫議大夫。以文章名。六世祖輪中武科。領四節鎮。為國家捍禦者三十年。嘗朝正京師。侍宴禁苑。有鸛掠池上。鳬以去。帝命公射。即中之。帝喜甚。賜石鍾乳纓子。至今傳于家。考希閔中武科。宣廟時。叅清難原從。勳官滿浦。食使。妣李氏。

臨川君玉貞之女。萬曆丁酉八月五日生公。生有異質。好讀書。見古人忠孝大節。必慨然慕之。與忠武金公應河友善。以父蔭仕至判官。值昏朝政亂。退居于楊州。守先墓。尋丁憂。以孝聞。仁祖甲子。賊李适叛於寧邊。由价川間路直走王京。官軍邀之。敗於薪橋。左防禦使李公重老。右防禦使李公聖符倉卒出征。以卒三百七十屯新溪。聞适自麒麟將渡馬灘。夜馳百餘里。與适遇於青龍浦。伊川府使李公師周豐川府使朴公榮臣。兗津縣令尹公廷俊。都監哨官權公浩源。張公緬七。將陳以待。公於右防禦外黨之親也。防禦方出師。道楊州。公服未闕。即慨然曰。吾節義之餘也。國家有難。豈可以服為解哉。倡募隣里。且調家僮。得壯健者三十餘人。迎防禦於路。握手涕泣。誓共滅賊。是時賊甚剽忽。而我師單弱。公當刺探賊中事情。方遠出。而防禦使七將皆死之。公既歸。歎曰。主將死於忠。吾義不可獨生。解衣付從奴曰。以此歸葬先墓之側。即投水死。年二十八。适既伏誅。而郡人立祠青龍浦上。以祀殉難諸臣。公位居第八。至肅宗壬辰。贈義禁府都事。賜祠額曰愍忠。屢致恩侑祭文。若曰。幕下一士。斥堠出使。歸即自殺。下從其帥。正宗乙卯。致祭文。若曰。何狀白衣。奔義如歸。

皆指公也。公子時憲亦中武科。參寧國勲。今去公沒不數百年。而泯沒無所傳。獨憑祠享而記其名。如公之死。扶世教者多矣。世之以顯不顯。論人高下者何哉。

傳山。孫枝蔚杜越。易學實。呂留良傳。

傳山字青主。陽曲人。幼讀十三經。諸子史如宿通者。工分隸及金石篆隸。畫入逸品。崇禎中。素結咸督學山西。為御史張振孫誣劾被逮。山素體左右。伏闕上書白其冤。馬士琦作義士傳。比之裴瑜。魏邵士琦結戚皆徇難。振孫後與馬士英等朋比亂政。南都以傾甲申流寇犯晉。殺其兄。妻又投井死。山痛之。盡散家財與鄉里。入山為道士。間爾梅者。舉人也。為人甚高潔。霸族朔方。戴草笠披策。酣歌於市。中人目為顛道士。感暑憇息浮屠中。箕踞笑傲。山遠見之。遂相友善。李自成入京都。使其將董學禮徇徐州。武懷等迎降。爾梅即大罵裂其票。為懷所囚。爾梅又為詩譏懷。為懷所殺。或曰爾梅不死而為皇明遺民也。山以暨隱。有司者以暨見則見。不以暨見者不見。清康熙己未徵傳學儒山。以老病辭。強之再三。乃令子執鞭自騎一驢車。至都門外。稱疾荒寺。堅卧不應試。授中書舍人亦不就。清人遂聽其歸。瘦姓名為公之佞。公

卿大夫造其廬者輒避之。卒年七十餘。初諸人應試中選者。俱授翰林檢討。然各以文學自負。又復落魄。不羈與科第進者前後相軋。疑謗旋生。多不能久其位。天下莫不歎山貞志高邁而有先見。子眉字壽毛。工畫。常鬻藥四方。使兒子輓車。暮抵逆旅。輒篝燈課讀經史。雖逆諸書。詰朝成誦。乃行。否則手杖。

孫枝蔚字豹人。陝西三原人。少為諸生。遭流寇。與鄉少年奮戈逐賊。落溪壑幾死。乃走楊州。從賈人遊。致累千金。既而閉戶讀書。肆力詩文。名滿海內。清康熙己未召試博學宏詞。枝蔚迫於有司。勉入都。已赴試。不中喜甚。遂束書南歸。清主為其年老。與傳山杜越同授中書舍人。時越年八十四。山年七十三。皆未與試。先歸。吏部方集高年。枝蔚獨不往。強之乃徐入。逡巡三爵者。望見鬚眉皓白。引之使前曰。若老矣。枝蔚曰。未也。我年四十時即若此。且我前以老求免試。公必以為壯。今我不欲以老得官。公又以為老何也。眾皆笑其愚。有澠堂集。

杜越字君異。容城諸生。少師事鹿善繼。與孫奇逢友善。學行醇邃。布衣蔬食。授徒自給。清康熙己未。被徵至都。引疾還鄉。

易學實字去浮。寧都人。崇禎己卯。學于鄉。甲申。天

子殉社稷。遂奉母入山。其憂思感慨。多見之詩文。老益抗憤。心所欲言。矢口不諱。卒年八十三。國寢嘗赴舉。魏禮責之。自是累徙計偕。輒引疾中道還。擢推官。例改縣令。然卒未之官。

呂留良字莊生。石門人。一名光輪。字用晦。國已改令名。錢謙益更其字曰留侯。父元學。舉萬曆孝廉。令繁昌。留良未生而父卒。留良終八歲。善屬文。值國家多難。慨然乘舉子業。留心經濟。甲申。烈皇帝崩。留良痛哭盡焚其所為文。盡家財結客。思復讎。往來湖山間。亡何為讎家所指。禍且滅宗。縣令知其富。索金不得。竟陷其從子於法。留良不得已出。應試。恒光。不自得。與桐鄉張考夫。海鹽何商隱。吳江張佩慈。友善。發明濂洛之志。其論一寄之時文評語。大聲疾呼。不顧時忌。有志之士多興起者。有欲以博學宏詞薦。又欲以隱逸舉。留良遂入深山。閉學理。嘗論濂洛淵源。至靖難時中絕。嗣後薛敬軒。吳康齋。僅能敷述。而微言不傳。白沙陽明。乘吾道無人之際。祖大慧之故智。陽儒陰釋。以瞽聵天下耳目。陽明才氣足以籠絡一世。聰明之士。既喜其說之簡。而靡然趨之。羅整菴。陳青澗。亦嘗極力排之。所見猶粗。不能挽止。姚江之說。不息。紫陽之道不著。紫陽之道不著。孔子之道熄矣。

故吾於天下。言窮理盡性。一有不合于朱子者。不憚反覆辨駁。以求其極。彼陽明以洪水猛獸比朱子。而以孟子自居。究其所說。直墮空寂而不自覺。夫孟子是則楊墨非。未可以含糊中立者也。彼曰吾儒未見聖道之全。故斥二氏。二氏亦聖道之一端。噫。夫子之道。有棄其君臣絕其父子滅其夫婦昆弟朋友之一端者哉。留良說出而海內學者大信而悅服。其著述無不奉以法程。說者謂留良有閑關之功焉。補緝朱子近思錄。未成而卒。年五十五。遺令取兒帛裹頭作幅巾狀。清雍正中。罹曾靜案。遂覆。曾靜者。郴州人。見留良所著尊中國攘夷狄之議。即悅之。會聞陝西總督岳鍾琪為清主所忌。不自安。使其徒張熙貽書鍾琪。勸叛。清為鍾琪所執。靜脫被囚。自言為留良所誤。靜不先。留良族滅。留良仲兄茂良。字仲音。貢士。有陰芳園集。茂良弟願良。字季臣。遊錢謙益之門。有詩名。歷楊州司理。願良弟瞿良。字念恭。更字耕道。崇禎間。各社名宿。無不友善。有後花集。留良族兄章成。字載之。誦蓀園才畧俊偉。思經濟之用。遊歷四方。晚遭喪。乳隱於館穀。非其志也。然意氣不衰。有故人詆留良。章成憤甚。作去婦歎以寄留良。淑成字幼陶。亦留良族兄也。做僮多材。試輒冠衆。而生非其時。不勝感。

憤漫遊四方。又無所遇。益縱酒自放而卒。

余既著皇明遺民傳。而傳山等三人。亦奇偉人也。但或經赴舉。或受偽職。不得與顧炎武魏禧等並。然惜其志存皇朝。詎吟桑歎。為之歎此。

稽克登定界碑跋

白頭山之東南有碑數尺。不磨不雕。前後刻曰大清鳥喇提督稽克登奉旨查邊至此審視。西為鴨綠。東為土門。故於分水嶺上。勒石為記。肅宗壬申。克登因我渭原民越境殺清人。至鳳城會查。因欲周覽。我東北邊界。時清人將修一統志。欲審於疆域。而朝廷不知。以為克登將窺覷我。以李濟有幹力可仗。差送平安觀察使以待之。濟之言曰。薛平嶺內地不可假。林土玉洞絕險不可通。彼行過險當自止。其計何其迂也。克登在鳥喇地方。距我國不甚家濶。知我疆域。豈下於當時廟堂諸臣乎。且奉其主命。豈肯縮朒而自沮乎。特白頭之南。義州土門二江之限。不能詳按。欲周察之也。廟堂不講定土門之源。與夫白頭南支之界。至而後邊臣而定之。乃欲以計止之。何其迂也。論者常恨接伴使朴權感鏡道觀察使李善澤在後山。不能從克登於白頭之嶺。爭分界之源。然東人未嘗講論邊境。倉卒何以為對乎。分界江即白頭北支

之小水也。其北源即混同江之所發也。江有東西二源。東源出白山之巔。激湍奔注。瀑布千尋。西源出西山之西而北流。與東源及衆谷之水合。又北會諾尼江。後轉東北。會帝爾哈河。又東北會黑龍江。入于海。自遼史以後。混同之名。與黑龍江鴨子河混淆不分。况所稱分界江乎。自金節齋開拓六鎮之後。豆江之外。漫置已久。女真部族盤據已久。然彼以土門為辭。矣。土門不徒豆滿江也。江北諸處。往往多土門之稱。如土門烏拉阿集格土門是也。苟能執是而為言。彼將何辭而拒之哉。康熙十六年。內大臣覺羅武某。一等侍衛兼親隨侍衛費耀色。一等侍衛塞護禮等。由盛京至鳥喇。溯松阿江及額赫訥。因必拉。入布達山。而至白頭山。是時朝廷漠然未之聞也。及克登之至。反驚懼。訖。士不可不知境外事也。

丁未傳信錄序

臺灣在南海中。明李鄭成功所雄據也。成功嘗弒魯王矣。不可謂純臣。永曆皇帝於是乎在桂林。皇統不絕如縷。成功奉正朔而不渝。又招聚豪傑壯士。自任以復明室。東南忠義之士多從之。是故師一至鎮江。天下騷動云。頭宗丁未。曾勝林寅觀等九十五人。漂到耽羅。成功所齎送也。自謂皇朝遺民。

以永曆二十一年大統曆為證。然永曆止於十八年二十一年者乃成功遂奉正朔而為之。如李克用奉唐天祐年號者也。東國人士謂皇統猶存而莫之詳也。及寅觀等至相與握手慷慨吐肝膽盡涕泣如聞父母之音。觀者駢囑于館。願朝議惻於古情。押送于清。寅觀等跼泣不去。朝廷使黃功誦之使去功亦皇朝人托於我者也。虜之始計不敢主中原其搗燕也。大江以北爭納地。虜既拱手得之矣。其入江南也。文武諸臣投降如不及劉良佐等至以弘光皇帝自效。虜又不血刃而得之矣。其入緬也。吳三桂洪承疇諸反逆荷戈指天。亦以永曆皇帝自為功。虜又不費其八旗之一卒而得之矣。遂以羶裘抗皇極之尊。願南土之若干故老遺民。自拔於陸沈之中。冀得以一族而中興。或遠遊以求士。或販貨以鳩財。其志良亦苦矣。我之兵力雖削弱。地據瀋陽之背。足以控制虜。且諒我講和於虜。直力屈而無他隱。然以興復之術。常有望於東土。是以海上之帆常漂到南境。願寅觀等既有志而不得遂。又從而戕其生。宜非命也歟。正宗戊午。設壇於龍灣而脩之。其寬鬱結輻之氣。可以少紓。觀而有知。亦足以自慰矣。始董山尚書得濟洲牧使李公煥所記及黃功所著問

答為丁未傳信錄。余又得南中人士以筆談相酬者及敬見他書籍者。補為二編。

皇明遺民傳序

皇明遺民凡五百三十五人。傳七卷。余嘗讀張廷玉所著皇明史。廷玉臣事清。有所忌諱。為皇朝忠義之士。夕掩晦不章。李青莊德懋曾卒遺民若干人。顧義例未立。余乃汰其濫而補其闕。又從乘史子集與夫偏部短記。復得幾人。夫生在東海之外。距中國絕遠。而溯二百有餘年前事於散佚零落之中。既不能耳聞而目覩之。又所從考信之文。未知其是非之中乎正者。揀擇取舍。不已難乎。夫忠義之士。為人主倚任。而不能以身為國。扞大難。及至於勢窮。不得不死。報國。至若遺民。則無係守之責。與委寄之重。而特以食土踐毛之故。守志而不事二姓。彼以死報國者。多慷慨決烈。取辦於俄忽之間。若守志而不事二姓者。能始終不以禍福死生為顧慮。而愈益勵操不移比之暫時捐生以取義者。為尤難。是故凡國家淪喪之際。殉節者甚多。至其所謂守志而不移者。如董子伯夷之於殷。管寧之於漢。陶潛徐廣之於晉。是其稀濶若是。豈非有所至難者存耶。遺民之衆。在宋元之間。蓋以襁裘隸籍之醜。君臨四海。居皇極之尊。